

# 海魂

沈默君 黄宗江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海 魂

沈默君 黄宗江著

\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\*

787×1092 1/32 3 7/8 印张 75,000字

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6,000

统一书号: 10009·261

定价(6)三角二分

# 海魂

沈默君 黄宗江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7年 北京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是电影文学剧本，描写国民党軍艦“鼓浪号”水兵的英勇起义。上海解放前夕，“鼓浪号”仓皇逃窜，在海上，阴險的艦長指使部下洗劫民船，惨不忍睹；駛入高雄港，竟象进了美国的屬地！……一連串触目惊心的情景，激起了“鼓浪号”部分水兵的义憤，逐步深入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，并在时机成熟时发动了起义，經過激烈的搏斗，起义水兵终于掌握了“鼓浪号”，投入祖国的怀抱。

封面設計：武 森

—  
昏暗的黎明。

混濁的黃浦江，霧氣弥漫。

外灘的高樓大廈黑黝黝地矗立在那里。馬路上闕無人迹，十字路口橫擋着鉄絲拒馬，道旁堆砌着准备巷战用的沙包。

远方，火光閃閃，炮声隆隆。

一輛軍用卡車，傾翻在軍用倉庫門前。附近還有一輛被擠扁了的三輪車殘骸。倉庫的門敞开着，地上狼籍地拋着被踐踏过的呢絨、綢緞、大米、紅棗……有一匹白布象一道溪水似地从倉庫深处滾攤到很远的馬路上。

一只被刺刀捅开了的汽油桶，在嘟嘟地向外流着汽油。

倉庫的牆上貼着醒目的告示，上边印着：“保卫大上海”。

在被国民党海軍占用的商业碼頭門前，拥挤着这样一群放棄“保卫大上海”的“高等难民”。他們火燒屁股似地互相推挤着，叱罵着，硬把兩扇大鉄門挤坍，冲向靠在碼头的軍艦“鼓浪号”。

远方的每一陣炮声都使他們喪魂失魄，好象炮彈就要落

在他們頭上。其實，在他們頭頂上開花的是一隻被傳遞向前的大皮箱。於是，人們的腳下更慌亂了，大皮鞋踩碎了高跟鞋，軍人的大巴掌推倒了前面的人，從他們身上踩過去，女人恐怖地尖叫起來。

“鼓浪號”軍艦上一片混亂。甲板上橫七豎八地堆着東西。水兵們在軍官的叱罵聲中搬運着貨物。

已經登上軍艦的“難民”們，眼睛里都流露出好象登上極樂世界的表情，大呼小叫地朝碼頭上揮着手。碼頭上的大小皮箱、貴重物品，下雨般地朝船上飛來。

一眨眼工夫，軍艦的前後甲板上鼓起一堆堆的貨物。

三四十個水兵吃力地抬着一輛華貴的汽車，從碼頭上走向後甲板。臨時搭起的幾條跳板被踩得咯吱作響。

上校艦長蓋劍臣，陪着一個蓬頭粉面穿着洋裝的女人，從梯口走上軍艦。那女人懷里抱着一條銀狐似的尖嘴小狗。那狗突然從她懷里跳下來，跑到後甲板去。

“菲比，菲比！”那女人擔心地向那小狗呼喚着。

抬着汽車後擋架的水兵滿頭汗珠，啐了一口唾沫說：“叫她妹妹哪！”

說話的水兵是帆纜中士竇二鵬。此人生得十分魁梧，紫紅臉膛，濃眉粗眼，嘴角上常帶着幾分譏諷的神情。他對自己剛才那句俏皮話有些得意，似笑非笑地朝身旁的槍炮下士陳春官眨了眨眼睛。

“那女的是誰？”陳春官喘息不定地問。

“是咱們總司令的私人秘書兼干閨女兼姘頭！”

陈春官見着狗屎似地吐了一口唾沫：“騷貨！”

“辟”的一下，一繩头正抽在陈春官的肩上，他猛地回过头来。陈春官身强力壯，方方的臉，有一对深沉的眼睛，烏黑的眉毛紧压在眼窩上，一看就是个沉默深思的人。現在他一双眼睛里閃着难以抑制的憤怒。

离他不远，站着水兵头目郝桂三，他滿臉橫肉，裸露的毛茸茸的胸前，刺着交叉的国民党党国旗，看了令人惡心。他手里惡狠狠地握着短鞭似的繩头——这是旧日海軍里用来处罚水兵的簡單刑具，繩端是个核桃似的圓結。这繩結在怒目相对的兩個人中間悠蕩着。

“总头！”有人粗嘎地喊了一声，郝桂三回过头去，立正回答：“有！副長。”

水兵們抬着汽車过去了。

“叫他們快呀，快呀！想留給共产党嗎？”副長孔嘯天撇腿叉腰站在舷梯口，向郝桂三怒喝着，高罵了一声“嘎丹！”他这句英語，听来很象日本話。他身長腿短，习惯于用出全身力量站着，以致臉上的肌肉都紧綳起来，他身后常佩着兩管手枪，处处显示出自己有无上的威严，一双豆大的眼睛射出杀气騰騰的凶光。

孔副長用力一轉身，正撞上低头扛着一簍貨走上舷梯的小水兵；那水兵沒站稳，貨从肩上滾下来，正从碼頭和軍艦的夾縫中間落下水去。孔嘯天一撇子就打在水兵臉上。

那水兵有一張孩子样的臉，穿着过大的水兵服；他的确还是孩子。他捂着臉，顫抖着解釋說：“我，我拿不住了……”

“你人怎么不掉下去？”孔嘯天余怒未息，大喝了一声“嘎丹！”走上一步把那小水兵抓起来摔倒在甲板上，就从这一手显见得他是受过日本“柔道”的訓練。

那孩子趴在地上不住地呻吟。

已經把汽車放在后甲板的水兵們正走过来。陈春官望了孔副長一眼，俯下身去喊了声“小虞！”把那孩子拽了起来。

竇二鵬橫眉怒眼地走过来，咬牙切齿地盯住孔副長的脊背，一語不发，挽着小虞的胳膊，一同走下兵仓。

这时候，少校輪机長賈济舟从梯口跑来，喊着：“老孔！老孔！”这个人臉瘦長得出奇，有些碎麻点，他一向滿面春风，走起路来也总是“飄然而至”，走过来就要扶着对方的肩膀。他現在滿头細汗，也不免有些緊張，但仍不失雍容。一見孔嘯天板着鉄青的面孔，就忙改口叫道：“孔副長！”

孔嘯天却看也不看他。

賈济舟湊上前去，压低了嗓子，不知是出于习惯还是出于需要，細声細气地說：“我有一个远房的表姨夫，是亞細亞公司的华人……”他五个手指头撮在一堆，做着手势。

孔副長冷冰冰地截断他的話：“这是軍艦，不是商船！”說罢轉身朝艦桥走去。

賈济舟望着他的背影輕輕地冷笑了一声：“哼！不是商船？”他眼睛橫扫了一下比市場还乱的整个甲板，然后朝梯口吹了一声口哨，手指头捏了一个脆响。

随着他的口哨声，三四个輪机兵抬着大小皮箱走上甲板，尾随着賈济舟向軍官房仓走去。

在上甲板的左舷，有兩個人倚着欄杆，用哀傷的眼光望着眼前所發生的一切。一個是少尉書記官白鷺，另一個是上士操舵班長雷萬和。

年青的白鷺生得很秀氣，有一雙充滿了幻想而又憂郁的有些女性的眼睛。在他身旁的雷萬和，絡腮胡子已經全部灰白了，他體格雖然健壯，背卻已經微駝。他飽經風霜的臉上透着無比的忠厚、慈祥，但是也透着畏縮。顯然他對海洋和人生都有了漫長的經歷。

白鷺喃喃地嘆息着：“亂哪！亂哪……多災多難的中國！”這年青人說話的時候常不免有些朗誦似的意味，但他的憂傷還是很真摯的。

雷萬和也默默地嘆着氣。他滿是老茧的手里握着一個老式的彎曲的煙斗，煙斗頭很大，象喇叭似的。他用一種宿命的調子，半自語地呼應着白鷺的感嘆：

“這也是……在劫難逃……在劫難逃！”

潮濕的霧氣越來越濃濁，氣壓很低，使人感到呼吸困難。軍艦的煙囪噴出濃烈的黑煙，黑煙仿佛被空中無形的蓋子堵塞住了似的，始終升不到天空。夾着柴油臭味的黑煙弥漫到上甲板來，使立在那里的一老一少眉頭皺得更緊，嫌惡地往后縮着身體。

一個腫胖的軍官慌張地從白鷺和雷萬和身邊擦過，直奔官廳。他發抖的手，推開官廳的水密門。

官廳里，燈光刺眼，電風扇嗚嗚地轉動着。

蓋劍臣正陪着那位穿洋裝的女人喝着咖啡。

“报告艦長，共軍已占領高桥，总司令命……命令，立……立刻撤……退！”

这军官由于惊慌和喘息，結結巴巴地报告着，随即用颤抖的手將一份电报遞給艦長，当他看見艦長臉上那种阴森森的表情，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。

盖劍臣那双深凹在眼窩里的眼睛鋒芒逼人，一动也不动地盯着枪炮官；他的左嘴角神經質地抽动了一下，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，上半部的臉却依然保持着冷酷、阴森。他这副样子，使得对面的军官更是毛骨悚然。

“你是軍人，不是女人，应该懂得什么叫沉着！”艦長用一种慢吞吞的細而尖的声調申斥；但立刻意識到，在这位女贵宾面前提到女人二字似乎失礼，連忙改口命令道：

“拉战斗警报！”

警报鬼嚎似地响起来，震撼着空蕩蕩的江面，象是逃逸的瘋子的呼号，这凄厉的声音仿佛要一直鑽进人們的心里去。

甲板上响起紛紛奔跑的脚步声。水兵們一个个掀下肩上的貨物，奔赴各自的战位。

艦上的男女“难民”們紛紛夾着細軟奔下兵仓，有些人与水兵混亂地撞在一起，跌成一团。

岸上的“难民”們向梯口作瘋狂的最后的冲鋒。舷梯被水兵們吊到半空，刺刀乱捅着冲过来的人群，有些人失足落水，嘶声絕叫。

警报器的号叫声压过这一切。跟着来的是艦上各种乱嘈嘈的声音交互錯綜：十几处話筒、電話，紊亂地同时在嘶喊，电

鈴叮当地响着，提彈机軋軋地叫着。发动了的輪机、电机，几乎使人感到所有的鉄板都在隱隱地震动着。

鍋爐仓、机仓、餐厅的水密門紛紛盖起。

前后主炮、副炮，一一脱下炮衣。

艦首已离开碼頭，只剩下艦尾一根后纜还扯在碼頭上。岸上的“难民”們紛紛扑上去，絕望地、瘋狂地拖住軍艦和碼頭最后連系的鋼纜繩。一个人竟双手攀住了纜繩，企图爬上軍艦。

艦桥上，盖劍臣冷酷地命令道：“砍断石纜。”

艦尾，赤膊的水兵总头郝桂三，双手掄起血紅柄子的太平斧，一下子砍断了鋼纜。

攀在纜繩半中腰的人絕叫一声，落下水去。

軍艦完全离开碼頭，这时可以看得清艦尾褪了色的三个金字——“鼓浪号”。

## 二

盖劍臣紋絲不动地站在艦桥上，慢吞吞地用英語下着舵令：“右五度！”

老舵工雷万和掌着舵輪，用熟練而不准确的英語复誦着“五度右！”

盖劍臣命令加速：“兩車进三！”

年近六旬、发已斑白的艦長，有意无意地在表演着一种临危不乱的高度沉着。他已經有过多大类似这样撤退的經驗

了，可是他也显然意識到这一次“撤退”的特殊严重性質。他現在双目平視，冷漠森严，好象一切都不放在眼里。

孔嘯天：“艦長，通訊官昨儿晚上上岸，到現在還沒回来，八成是开了小差！”

盖劍臣傲慢地罵道：“这敗类！”

“通訊官的缺，叫誰頂呢？”

“叫書記官暫時代理。”

“書記官？那書呆子，他懂嗎？”孔嘯天不屑地說。

盖劍臣不耐煩地說：“懂！他在美国学的就是通訊！”

他用手示意，命孔副長指揮駕駛，自己走近左舷的玻璃窗。

外灘的高楼大厦，在拂曉的薄霧中迷离漸远。

上校艦長臉上的肌肉突然松弛，目光失散，就在这一刹那間，他显得惊人的衰老。他心思沉重地走下艦桥扶梯。

在上甲板左舷，紧挨着艦桥下面，白鵞仍然立在那里，泪眼凄迷，痴痴地望着江岸。

上校从他身旁走过。白鵞立正站好，讓开走道。盖劍臣却漠然无視地走下扶梯。

在上甲板各門副炮的炮位上，水兵們默然无声地望着江岸。

陈春官独自掌握一門廿米厘高射机关炮，位置突出在上甲板的前方，靠近欄干；他烏黑的眉毛皺得更紧。他忽然注意到艦長走下来，踱到欄干附近。

上校立在那里，对四周漠然无視，說不出他在望着什么。

他忽然意識到陈春官在注意他，便把漠然的眼光收攏，銳利地集中在陈春官的臉上。

陈春官被他看得很不自然，在炮位上肃然立好。

“怎么样，陈春官，撤退上海，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……沒有想法。”陈春官楞了一下，只好这样回答。

盖劍臣連連搖頭，意味深長地說：“怎么能沒有想法？年青人！我知道你是一个出身貧寒、发奋向上的青年，所以我很快地就把你提升为枪炮下士……可是我知道，最近，你們有些人炮打得很不准……不要三心二意啊！眼前这个攤子是腐敗透頂了，所以你們这些青年，就更更要肩負起国家民族的命运，毋？……”他这一番話說得很帶感情，自己很感动，頻頻点首，顛巍巍地走上艦桥。

枪炮下士陈春官立在炮位上，望着他的背影，困惑地喃喃着：“国家民族？……”

艦首，寶二鵬和虞文孝肩靠着肩站在那里，望着駛过去的江岸，稚气的虞文孝臉上帶着剛才挨过打的委屈。

虞文孝忧愁地問：“二哥，我們这是往哪儿撤退呀？”

寶二鵬大大咧咧地說：“鬼才知道！我們这是断了綫的风筝，不知去向！”

“还回得来嗎？”

“回来？”他本来要說出更喪气的話，望了望孩子忧愁的臉，他的話被堵回去了，轉过身去望着岸上，又扯到別处去，“瞧，我和老雷头还欠那家酒館三斤酒錢呢，回头一块算吧！”

他这故作瀟洒的話并沒能逗笑虞文孝，虞文孝的眼泪却默默地流了一臉。

“小虞，別难过，回得来呀！仗不会打一輩子的……”

虞文孝伤心地說：“我剛給我妹妹买了双鞋，她長到九岁还没穿过鞋呢！”說着，从鼓鼓囊囊的褲袋里一边一只掏出一双小鞋，望着鞋，他又忧愁起来：“也沒来得及送回去，前几天我爸爸的小船还靠在外灘……”

寶二鵬一双粗大的手接过小鞋来，柔情地觀賞着，又安慰小虞說：

“小船都到吳淞口外去了，說不定咱們碰得上，我就把鞋給你扔到小船上去，好不好？”

小虞忘情地望着寶二鵬的臉，忽然問道：

“二哥，你沒有家嗎？”

“家？我又不是石头縫里蹦出来的……”这汉子慣于嘻笑怒罵，却也遮不过心头的阴影。

小虞望着寶二鵬突然严肃起来的臉，不禁呆了。

右岸一陣枪响，打断了他們之間的話。

右岸，潰兵沿江奔逃，战車傾翻在田野里，受了伤的馬倒在大路边，鋼盔抛了滿地。不少軍官士兵紧挤在一个碼頭臺船上，乱七八糟地朝軍艦上搖着旗子、手帕、襯衫；还有人向空鳴枪求救。

軍艦艦桥上，盖劍臣目不斜視，神經質地用英語下着命令：“全速前进！”

喜欢残忍“游戏”的孔嘯天嘴角含笑，冷酷地望着岸上。

岸上的潰兵們，絕望地咒罵着軍艦。有几个軍官拔出手枪，开始向軍艦射击。

有几顆子彈飞到艦桥上。

盖劍臣背后的孔嘯天怒不可遏：“該死！敢向我們开枪！”他望了望艦長。

盖劍臣仍然用慢吞吞的口吻命令道：“还击！”

輪机長賈济舟正来到艦桥，他忽然动了惻隱之心，捏住嗓門向艦長說：“艦長，都是自己人哪！”

盖劍臣却冷冷一笑說：“难道你愿意他們当共产党的俘虏嗎？”

賈济舟眨巴着眼，答不上話来。

軍艦上的大小炮口，轟轟地向岸上发射。

炮彈落在潰兵群中爆炸，冒起一股股黑烟，潰兵橫倒豎歪。

炮彈成排地落在岸上的高楼与茅屋上。男女老少从倒塌的房屋里冲出来，奔逃在田野里，又被炮彈击中。

陈春官緊張地望着岸上，握着廿米厘机关炮的把鈕不忍下手，他忽然把炮口一仰，向高处乱射起来。突然，他被人从側后猛击了一下，他踉蹌地斜退了几步，几乎跌到下一层甲板上，他扶住了欄鏈。

猙獰地站在他对面的是郝桂三，他現在已經套上了上裝，歪戴着軍士長的小沿帽。

“你朝哪儿放？”

陈春官早憋足了火，不顾一切，跳起来就是一拳还击过去，郝桂三踉跄地跌倒在旁边的炮位上。

各炮仍在連續发射。

岸上人翻炮仰，碼頭炸飞。

附近，龐大的油庫也被击中，一声巨响，烈焰冲天。

書記官白鰲感到惨不忍睹，掩上了臉。

白鰲抬起臉来。

只是远处还在冒着黑烟，眼前却是翠綠的麦浪款款地摆动，这暮春的田野与片刻前的炮火景象，显得十分难以調和。

阴云密布的吳淞口外。

灰白色的信号台孤零零地高聳着，乱石堆成的防波堤远远地伸出江口。

显然遭到破坏的帆船被棄置在江边，一些劫后余生的帆船被攔在防波堤以北，流放似地飄在水面上。

鼓浪号南駛。虞文孝站在艦尾深水炸彈附近，胸前捂着那一双小鞋，痴痴地向北望着桅樑交錯的帆船。寶二鵬站在他身旁不远。

后甲板上的水兵們，一个个默默地望着漸漸向后退去的吳淞口信号台，望着浪花冲激着的防波堤。

白鰲望着形將消逝的大陆，感伤备至地喃喃着：“祖国，远了！远了……”泪珠夺眶而出。軍艦以战速穿破吳淞口外汹涌的波浪。

雷万和默默地掌着舵輪，眯着一双慣于远眺的眼睛，凝視着前方蒼茫晦暗的大海，展向无边无际的远方。

### 三

艦首，帶着英文“值勤”臂章的軍官和軍士長郝桂三一起押着陈春官，走近錨鏈仓的仓口。一个水兵掀开了水密仓盖。

立在艦首的寶二鵬問道：“春官，怎么回事？”

陈春官滿不在乎地回答說：“禁閉八小时。”

寶二鵬瞧了瞧鼻青臉腫、右手纏着綳帶的郝桂三，下了一句評語：“上算！”

陈春官一笑，跳下錨鏈仓。他脚下是烏黑的錨鏈。头上只有水密仓盖那一圈青天。

仓盖“彭”的一响，把那一圈天也遮去了。

漆黑。

浪花扑打着船舷，輪机單調地轟响着。

兵仓里，乱七八糟地堆着半仓貨物，吊鋪被挤在一个角落里，灯光惨淡，空气惡濁。

水兵們有的在用圓圈帽搧着风，有的托着下巴出神，有的在用鋁杯喝水，有的用粗大的手指捏着針綫縫补破爛的水兵服……只有寶二鵬的話給他們倦怠呆滯的臉上不时帶來些笑容。

寶二鵬說：“剛才的事不算什么凄慘，去年腊月廿六撤退